

老友重阳喜聚小记

张桂亭

乙巳九月，节近重阳。老友学社组织诗友，游览新城老城，登高观景活动后，聚于戏马台旁的“福寿元”。大家落座，老社长举杯说：“先以店名之福寿，祝各位阖家团圆美好，共同干杯！”

老社长又说：“史载：东晋义熙十二年的九月九日，刘裕率领群僚，登上戏马高台。大摆宴席，饮酒赋诗，庆贺佳节。今天我们畅游一路，既节近重阳，又在戏马台喜聚一堂。不妨效古人，并以重阳为题，喜咏新篇。”

话音刚落，诗友“来得快”举着酒杯就说：“重九新景美，重九新家邦。重九新时代，新诗话重阳。”大家一听都赞道：“去年金秋雅聚时，你就来了一首四新诗，今天又是一首四新重阳诗。不光是来得快，更是来得新啊，干杯！”“来得快”笑说：“我这是小‘打油’，专望各位有大作。”

这时，老社长向着座位上的“老石头”说：“去年聚会，你一言没发，

今天得说啦。”“老石头”点点头说：“吾人生在山东章丘，住在徐州老城已80多年，也算是‘老徐州’了。徐州的重阳老景新景都看过，今天节近重阳，登高观赏喜聚，也打了一首‘小油’：戏马台高重阳美，你看我看都说好。老城新区重阳美，奇观壮观都说好。九州四海重阳美，主客宾客都说好。今朝喜赏重阳美，笑声欢声都说好。”

大家听了说：“你这有美又有好的诗，哪是‘小油’，是大作啊！”“老石头”连忙举杯，双手一拱说道：“要说有大作，还得是‘老学究’。”

“老学究”一听笑说：“都别谦虚了。要说重阳节，乃是自古以来的老风俗。单就菊花说，九月重阳，菊花盛开，故而古称‘菊月’。用菊花酿制之酒，叫做‘菊花酒’。早在汉朝的时候，人们在这一天，就饮菊花酒，以驱除不祥，于是又称重阳为‘秋祓’。徐州人在这一天，不但饮

菊花酒，还有吃‘菊花糕’的风俗。相传，菊花糕原是当年刘裕发给三军士兵的干粮，后来演化成重阳节的风俗。”

他接着说：“今天咱们在戏马台上，观赏的是菊花美景，这会饮的是菊花酒，吃的是‘菊花糕’。我就以‘菊’为题，吟首菊花重阳小诗：‘重阳秋菊处，老友话重阳。重阳赏菊花，花灿美重阳。重阳饮菊酒，酒香满重阳。重阳食菊糕，登高乐重阳。’让大家见笑了。”诗友们听了，纷纷赞好。

老社长却看着“老顽童”说：“大家有说有赞，你咋还在玩手机？”“老顽童”点点头说：“今天在游览的路上，我边走边看，就有了点启发。还在手机上，作了一首短联，发到微信群里。”大家打开手机轻声念道：“瑞献重阳重献瑞，岁岁年年献瑞；祥呈节美节呈祥，家家户户呈祥。”大家纷纷称赞：“好一副嵌了‘重阳节美’的回文联！”

老社长对座上的一位说：“重阳过节，你这个‘老铁路’也得说说啦。”“老铁路”想了想说：“今天喜聚让我想起，1988年设在北京的东方健身长寿中心倡议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‘中国老人日’。后来很多省、市、自治区都已明确规定，农历九月初九为‘敬老日’或‘老人节’……”

“老顽童”却突然接着话茬说：“现在就连我们徐州人，也将重阳节视为‘老人节’了。今天我们这些老友，就是欢欢喜喜过节啊，而我又有了新启发，在老友圈又作一副小联。”大家一听便知，“老顽童”又玩出了新花样，纷纷打开手机念道：“重九祥和美景，大美人人长久；菊糕福寿开筵，宏开步步高。”

老社长看了说：“今儿的喜聚，都是学社的老人，喜过‘老人节’。喜聚喜咏，喜上加喜啊。让我们共同干杯，喜祝人人长久，喜贺步步高！”

重阳炊烟起，母爱凝糕香

殷建成

明末清初梁亭表在《都门杂咏·论糕》中诗云：“中秋才过又重阳，又见花糕各处忙。面夹双层多枣栗，当筵题句傲刘郎。”诗人点明时序流转，重阳将至，描绘了民间制作重阳糕的热闹场景，双层糕体夹以枣栗，既显丰盛，又暗含“步步高升”的吉祥寓意。以文人题诗的雅趣，展现了重阳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联系。

小时候，家乡重阳节有做重阳糕的习俗，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都做。

重阳节那天，母亲总是早早就起床，把庭院、灶房和门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开始忙碌起来。

做重阳糕的工序复杂而繁琐，母亲提前把食材准备妥当，先将糯米粉、粘米粉、白砂糖粉混合在一起用力搅拌均匀，边倒温水边搅拌成小块状，调和的米粉不能太湿，也不能太干，半湿半干为宜。用手搓揉成小块面团，过筛网筛出细米粉，将模具的底部铺满，不厚也不薄，把表面整理平整，模具的底部和内壁最好用刷子刷一层豆油，这样才能方便脱模。

奶奶在灶膛用硬柴（豆秆、树枝）烧火，把大铁锅的水烧开后，大火蒸十分钟左右。这时，母亲麻利地取出糕团，在上面铺一层红豆沙，在豆沙上面再过筛一层细粉，整理平整后，旺火蒸十五分钟。取出后再铺一层红豆沙，在豆沙上再过筛一层细粉，铺平后在糕团上均匀撒上茱萸干、花生仁、去核的红枣、瓜子仁、桂花等配料。等铁锅的水烧开后，放入锅中，大火再蒸二十分钟就熟了。此时，老屋的灶房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香，母亲小心翼翼地取出糕团，放凉后切成小块就能吃了。

刚蒸熟的重阳糕，五颜六色，香气扑鼻，我和妹妹狼吞虎咽地吃着重阳糕，软甜适中，唇齿留香。

不由想起关卓然在《故都食物白咏》中的诗句：“佳果嵌来枣作泥，重阳糕宴事堪稽。”诗人描写了重阳糕的工艺，将枣泥嵌入糕中，既显精致，又暗合“早（枣）登高”的谐音彩头。点明其作为节日宴饮核心的地位，承载着团圆与祈福的双重意义。

在物质匮乏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母亲做的重阳糕，无疑是我们兄妹百吃不厌的美食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不仅如此，每年的重阳节，母亲都让我给爷爷奶奶、村里的孤寡老人送上一份，让老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敬老节的气氛，吃着重阳糕，一份浓浓的情怀温暖着人们的心田。同时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，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母亲的善良品行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离开了家乡，去远方求学、工作。每到重阳节，虽然超市各式各样的重阳糕琳琅满目，但那味道却始终比不上母亲做的。我会在重阳节这天给母亲打电话，听到她熟悉的声音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。我会跟母亲分享在工作、生活中快乐的点滴，母亲总是耐心地听着，然后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，安心工作。

“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”当秋风轻拂，桂香袅袅，重阳节便迈着轻柔的步伐，悄然来到我们身旁。而母亲却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，从此，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重阳糕了。我的泪水便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涌出，留给我的无尽思念。眼前浮现儿时母亲在灶房做重阳糕的忙碌身影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重阳糕的温馨场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……

茱萸香里忆流年

李光明

正值重阳节，故乡已开始秋收，大部分人家已稻谷归仓，田野的风里都带着稻香味。村子里红黄绿色彩融洽、风景怡人，远处炊烟袅袅，万物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暖光。恰应了晏殊“天气欲重阳，远村秋色如画，红树间疏黄”的词句。原来古人笔下的秋光，与故乡的重阳景致，竟这般丝丝入扣。

母亲和我一大早就去向阳大桥批发市场买菜。大桥下有一些老人在卖菜，边上拐角处有位老阿姨支起蒸笼卖重阳糕，糯米粉混着红枣、核桃的香气，飘进我们的车窗内。我买了一些，我看到糕体被老阿姨切得方方正正，顶上嵌一颗饱满的蜜枣，说有“步步高升”的意头。我知道，老阿姨平时也卖芝麻汤圆，因为我想吃的时候就会买几份。我家开幼儿园与补课班，我和母亲以及妹夫雷打不动过来买菜，眼一晃就到了重阳节了，看着路上有人车篮里放几枝茱萸，茱萸枝丫间缀着几颗殷红的小果，像红玛瑙，让我们心情特愉悦。

以前，我听外公说起过茱萸，“插在门上能驱邪去恶，挂在衣襟上，能护着出门人平安”。也是老黄历上，我看到这红果的花语原是“富贵吉祥”的寓意。在故乡人的眼里，它更像一份朴素的牵挂，就像王维笔下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惦念，不必说破，却藏在每一颗红茱萸果的酸甜里。

午后阳光渐暖，我和女儿提着竹篮去小河边采菊。乡村的野菊不似城里花园里的那般精致，却开得泼辣，黄的、白的，一簇簇挤在田埂边、沟渠旁，风一吹，便发出一股特殊的清香。想起杜牧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

菊花须插满头归”的疏狂，也念起李白“九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”的豪迈，古人爱菊，大抵是爱它凌霜不凋的性子，恰如重阳登高时，那份向上的生命力。

村口的小卖部门前坐着几位晒太阳的老人，其中有曹三爷。他以前当过兵，退伍后分配在船厂工作，他微信上有战友群，经常一脸幸福地和战友们话家常。我想，分别时他们肯定会轻轻哼着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因为，我听曹三爷总是哼唱这首歌，歌声略带着岁月磨出的沙哑，很动听。我常在村子里走走，父辈在这里种田、上工、挖河、修水渠，众人吃苦流汗，手上老茧磨破了一层又一层，才把村庄建设成现在的美丽模样。

我每次回老家，很少见到年轻人，大部分是老人与孩子。我们总说重阳是敬老节，可敬老二字，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。是亲爱的父辈们，用布满老茧的手，把贫瘠的土地种出金黄；是他们，用沙哑的嗓音，把祖辈奋斗的故事讲给我们听；是他们，用一辈子的时光，为我们铺就了如今的安稳。这些可爱的人，他们传帮带，把希望与传承，交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，就这样传承下去。正如空气中茱萸的清香、重阳糕的甜香，带着对过去岁月的怀念，更有对未来的期许。

天气晴朗时，人们登高望远，在充满阳光的阳台读报喝茶，或去公园走走，或去田地里干农活。不管大家在哪里做什么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是幸福快乐的。当我见到老者的从容安定，看到他们慈祥微笑，我知道他们老有所依，我就觉得有一股暖流穿过我的心房。